

# 中国原始绘画类型特征

□ 王 扬

中国原始绘画至少已有 6000 年以上的历史。在考古学和美术史上,人们常常把原始社会早期的石制生产工具称作原始美术或原始造型艺术。因为生产劳动和工具的制造,物化了人类的智慧和才能,体现着人们的意志和愿望,孕育着人类早期审美意识的胚胎。距今 3 万年左右的山西峙峪遗址中发现的刻着似为羚羊、飞鸟和猎人等图像的兽骨片,寄寓着人们猎获野兽的意想和愿望。这种在旧石器晚期出现的仿生图像作品,应当是中国原始绘画的发端。

从现在的考古发掘证明,在距今五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即新石器时代晚期,制陶工艺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出现了先在陶坯上彩绘花纹后再烧制而成的彩陶。由于人们进一步掌握了颜料、笔等绘画工具,从而为绘画的兴起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彩陶不仅是仰韶文化最有代表性的物质遗存,而且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在童年时代贡献给人类文明的一颗灿烂的艺术明珠。

黄河上、中游地区图腾艺术发达,出现了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马家窑、半山、马厂等类型,是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彩陶成就最突出的地区。此外齐家、大汶口及长江流域的屈家岭等文化类型,也都有各自的成就。

距今 6000 年左右的半坡类型文化彩陶造型朴实厚重,装饰丰富。这时的彩陶上除几何形图案外,有较多的动物图像,其中数量最多、最有代表性的花纹是鱼纹。早期的鱼纹形象写实,直线造型,比例

较准,略显平板。中期的鱼纹直线与弧线相结合,圆点、弧线和弧边三角穿插运用,且出现了回旋、跳跃等纹样格式,具有变化丰富,活泼灵动的特色。在甘肃王家阴洼半坡类型墓地出土的一件彩陶瓶,环绕腹部画着 4 条不同姿态的游鱼,或舒展平泳,或俯冲疾下,或相对背向地屈身蹦腾,构图大方,造型活泼,堪称原始绘画的佳作。同样在姜寨二期遗址出土的尖底彩陶罐上的游鱼图像,也采用夸张的艺术手法,大胆地表现出游鱼回首返泳的瞬间动态。晚期彩陶上的单独鱼纹头部变化最大,突出表现了张大的嘴和裸露的牙,纹饰变成上下对称的式样,且用弧条统一造型,趋于几何形化,富有装饰性,是夸张变形艺术手法的成功尝试。。

半坡类型的文化彩陶上的一种具有特色的纹样是人面纹。甘肃省宫家川和陕西省姜寨遗址各出土了一种在瓶腹上满绘着人面图像的葫芦形瓶。这里的人面獠牙凸露,双目眦睁,威武猛厉,森然可怕,表现出超人的勇力。

值得注意的是半坡早期的彩陶,出现了鱼与人面相结合的奇特形象:人和鱼互相寄寓,互相转借,意味着人和鱼是交融的共同体,被人格化了的鱼类图像和各式鱼类图纹可能是半坡部族的图腾,具有氏族保护神的性质。在陕西省关中的半坡类型文化的彩陶纹饰中,还出现了十分奇特的鱼、鸟结合的图像和鱼、鸟、人面的复合形象。陕西游凤出土的细颈彩陶壶的腹部上,绘着鱼衔鸟的图像,经过夸张变大的鱼头中,含着一个圆睁着眼的鸟头,以此意味着鸟

寓于鱼。而宝鸡北首岭出土的一件彩陶壶上,则用均匀的粗线绘有衔鱼的短尾小鸟,鱼的形象较奇特,身有大片鳞甲,鱼头两侧有突出的鳍状物尾小分叉,此鱼的形象与中原龙山文化彩绘陶器上的蟠龙纹大致相似。姜寨二期遗址出土的葫芦形彩陶瓶的腹部上,画着鱼和鸟、人面纹巧妙地组合成的图像。在这件彩陶瓶的组合复杂的图像中,鱼是主题形象,而鸟头和人面是寄寓于鱼的。

距今约 6000 年的庙底沟早期彩陶以几何形图案为主,变化更为多样。除了少数兼用红彩外,多为黑彩。在陕西省泉护村出土的彩陶盆、钵腹部绘着侧面鸟纹,长尾翘举,双翅展起,是鹊类的形象。河南省阎村庙底沟晚期墓葬中,有一件彩陶缸的腹部也绘着鸟含鱼的图像,是目前彩陶上仅见的大幅画面。画中长喙、高脚、短尾的鹳鸟,嘴叼一条大鱼,眼圆睁有神,前置一把长斧——象征权威的器物。这幅画笔法多变,苍劲有力,比例准确,神态生动,堪称原始绘画的杰作。

半坡类型文化彩陶上的鱼类水族图像和庙底沟类型文化彩陶上的鸟类图像,应该是图腾艺术的表现。在与这两种类型文化邻近和交叉地区,彩陶上还出现了鱼和鸟相结合的图像,是半坡部族和庙底沟部族互相影响、融合而在绘画中的反映。

距今 5000 年左右的石岭下类型的彩陶以鲋鱼纹具有特色。早期鲋鱼纹多为单独纹样,形象写实,呈弯曲状,像在摆动爬行。甘谷县王家坪出土的彩陶瓶上的鲋鱼图像,形态逼真,但头部似人脸,嘴部有须,只有两足,是人格化的鲋鱼形象。这幅鲋鱼图像的细部画得较具体,脸部、爪指和身上的网状花纹都用劲挺的细线勾勒而成,绘画技巧较前期有了明显的提高。武山县傅家门出土的彩陶瓶上的鲋鱼纹,图像已趋于几何形,弯曲的身子概括成月牙状。石岭下晚期彩陶上的鲋鱼纹已几何形化,成为标志性的纹样。

与石岭下类型年代大致相当的大地湾四期遗址中出土的一件彩陶罐上绘着罕见的双兽相斗图,用两组情节连续的画面来表现双兽相斗。一组绘两只猛兽怒目对峙,尾巴耸举,正欲奋起相斗;另一组绘两只猛兽已跃起,作格斗相扑状。这以情节连续的画面构成的双兽相斗图应该是中国连环画的滥觞。而大地湾仰韶晚期居址地画则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独立的绘画作品。1982 年在甘肃省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清理的房基的居住面上,发现了绘

着人物和动物的画面。从该房基出土的器物形制和同层位的放射性碳素断代,属于仰韶文化晚期,距今约 5000 年左右。该房基为长方形,房基地面和残存墙面都为抹光的白灰面,房基中部偏前为一圆形火塘,在火塘和后墙之间的地面上,有用黑色绘成的两组图画,上组画影像式的人物,能辨认出为横列的姿态相同的两个人,都是双脚交叉站立,右臂下垂而微弯,手中持条状物。头部已漫漶不清,似有长发向前甩起。右面人物的右边还有黑色残迹,也可能在右方还画有一人。下组画面有一黑线方框,方框内用粗线画两个横列的兽类动物,图像模糊,但能约略辨出动物有竖耳(或角)和四肢,尾上翘,可能为虎、犬之类的动物。

距今约 5000~4500 年的马家窑类型的彩陶特别注重彩绘装饰,且装饰的面积大,有的则装满全身。有的彩陶盆内的中央画着团鱼纹,明显地表现了团鱼囊状尾的特征。马家窑类型彩陶盆内的人面鱼身纹,是一种图腾纹样,也呈现了由具象的自然形纹样发展为抽象的几何形纹样的过程。

青海省上孙家寨一座属于马厂类型墓葬中,出土了一件舞蹈纹彩陶盆,盆的内壁上绘四圈平行带纹,平行带纹至口沿间,绘 3 组相同的集体舞蹈图像,每组 5 人,舞蹈者为正面并列的整齐形象,脑后发辫摆动,腰前飘带飞扬,手拉手地踏歌而舞。每组两边舞者的外侧手臂都画成两道,表示空着的臂膀在频繁地摆动,是当时画工表现人物连续动作的特殊手法。舞蹈图不但其图案装饰是独具一格的创造,而且具体生动地反映了原始社会人们生活的一个侧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独具匠心的艺术设计。当盆内注入清水后,舞者的身姿便倒映在水中,巧妙地构成一个池畔欢舞的场面。如果盆内的水发生晃动,倒映在水中的舞者的身姿,就产生一种婀娜多姿的艺术效果。

距今 4000 年左右的半山类型彩陶造型更加优美,最有特色的是长颈和短颈或无颈而有折沿的小口宽肩大腹双耳罐、壶,形象丰满浑厚,稳重大方,是非常成功的造型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是席地而坐,人们往往是从俯视的角度去观察器物,所以这些彩陶上的彩绘纹饰,在俯视时其装饰纹样则恰好成为圆形的适合图案,可见其艺术构思之妙。彩陶花纹以几何形纹为主,但有一种特殊的神化了的人形图像。半山早、中期彩陶上的人形图像较真实具体,两腿分开叉立,手臂扬起,

有的人形图像的周围有谷、糜类的种子,表示神人正在撒种。

马厂类型彩陶虽然在制作上略显粗糙,但在器形和纹饰方面,随着社会进步而种类更加繁多,其中最有特色的是蛙形纹。此时彩陶上的人形图像已抽象化,肢节和爪指增多,多以人形的某一部分来示意或表现,人形纹愈来愈被神化。青海省加仁庄出土的偏口壶的腹部上,画着一正一倒的两个人形纹,在人形纹的四周漾起多圈波纹,正列的人形纹的面部似人,而倒列的人形纹的面部却似水族动物,是人格化的水族动物形象。可以看出半山和马厂类型彩陶上的人形纹,不是现实生活的人,而是赋有神力的超人。

仰韶文化之后的龙山文化时期,彩陶文化很快衰落,含有礼器性质的彩绘陶出现。山西省陶寺龙山文化墓地的大墓中出土了一些彩绘陶,彩绘纹样以蟠龙纹为特色,蟠龙纹以朱红色绘于陶盘内的中央。早期蟠龙图像,身子较短,更接近鱼类形象。晚期蟠龙图像,身子变长,是商周青铜器中蟠龙纹的前身。

从彩陶的装饰纹样的构成和处理可以清楚地看到,早在四五千年以前的人们,已经成功地运用了诸如对称、连续、反复等形式美的法则,并向我们揭示了实用和美观的辩证统一规律。同时它也以其特有的天真、自然、质朴的美的艺术形象,向我们展示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

分布于南北各地的岩画,相当数量产生于原始社会,是原始绘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原始社会绘画的发展有自己的特点,这和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有关。中华民族是由各区域的不同部族融合而成的,因此随着各民族的不断交融,绘画表现的社会内容愈来愈丰富,除去写实的表现方法外,还有运用想象的表现方法。从这些特点来说,对以后中国绘画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作者工作单位:太钢六中)

栏目主持/郜志

(上接 39 页)

意,象征的内涵。后土大殿以纯黄色琉璃覆盖和装饰,是土地和粮食的象征,显示出后土仅次于三清,配享皇天的尊贵显赫地位;其他如描绘日月星云,寓意光明永恒;以蝙蝠、绿草、松树和喜鹊作为福、禄、寿、喜的表象;用松树、灵芝、狮子、麒麟、龙凤等分别象征长生、祥瑞;用莲花、牡丹象征一品清廉、连年富贵、国色天香、花开富贵;以石榴、老鼠、葡萄暗喻多子多福……。而更具神话色彩的是建筑上的吻兽,相传它是龙王的第九子鸱吻变化而来,说它属水性,所以古代工匠便利用它的这一特性将它作为镇物安装在屋顶的不同位置,以避火灾。建筑上其它的一些垂兽、戗兽、背兽、合角兽、套兽也都是其形象,对于后土庙这座木结构群体建筑来说,它不仅是装饰构件,更是必不可少的镇灾之物。再有垂脊上排列整齐的走兽,传说它是龙王的第三子嘲风,它以单行队形式挺立在垂脊上,不仅象征了吉祥,而且还具有威慑妖魔、清除灾祸的含义。

此外,庙内保存的《麒麟闹八宝》《二龙闹海》《鲤鱼跃龙门》《蓬莱仙阁》以及大量的砖木石雕等源自

道教思想和神仙故事的图案可谓家喻户晓,其寓意无一不与平安国泰、风调雨顺、子孙吉祥、福寿康宁等传统内涵有关,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艺术的载体。古代匠师世袭传承,将这些汉族历史上积淀下来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美好希望和理想,都寄托于仙人瑞兽等吉祥物上,创造出一个个立体感极强的艺术形象。当人们欣赏到这些精美的艺术品时,不仅消除了对庄严肃穆的殿宇的拘谨感,而且还增添了对艺术的浓厚兴致,陶醉其中,流连忘返,可谓美不胜收。无怪乎,有外国建筑师称中国建筑像中国菜一样,色、香、味俱全。

今天,介休后土庙正以其完备的庙建格局、瑰丽恢弘的道教建筑以及浩繁精湛的系列彩塑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内外人士,并向他们展示着独特诱人的魅力和古老苍劲的风姿。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介休市博物馆)

栏目主持/赵曙光